祁縣志卷十一

祁縣知縣陳　時編輯

藝文二

世家

唐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疏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

山西省图书馆
地方文献
00923
(24176)

元謨次曰元則元謨以將略歷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兗道德考經籍江左號王先生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曰晉陽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同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職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嘆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蓋憂皇綱不振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學於四方不解衣者六歲

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復徵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遷爲高祖穆公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壠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請謚曰文中子緦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卷讚易七十篇列爲十卷遭亂離於箭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按縣志篇末有後劉禹錫爲墓碑云八字攷劉後杜百餘年杜文豈得贊以劉事似誤今刪之

傳

唐

負荅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荅者睎睎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吾何爲者而徵吾嘆負荅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盡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

王繫之不逮者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
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
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
不森乎何勞乎而發書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
機分張太和褻裂元氣使天下智詐之道逆出曰我善
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
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樸散矣則伏羲氏始
兆亂者也安得嬴嘆而嗟文王乎負其苓而行追而問
之居與姓名不答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國朝

書溫嶠傳後

畢振姬

微嶠無晉士行欲歸者數矣嶠終以義激之不以其子
易其君士行於晉再造嶠實爲之嶠後追爲母服議定
君臣母子之大倫絕裾以爲晉也卓老不學而好論人
文不以事徵之越石方戮力太原無太原乃無母以表
僞嶠勸進母故持之未免陷嶠於不義矣嶠行太原降
賊嶠在太原亦降賊降賊嶠豈終有母子哉越石輕用
箕澹之衆一敗不支太原因是降賊耳此非嶠之去留

所得料而自主也

處人尚先生傳

陳時　邑令

先生姓尚氏諱尚秀字實夫候選州同始祖蘭肇居於鄒之紫金鎮數傳至尚志公而族始大又四傳爲先生大父諱龍生象辰公家世積行族黨稱長者象辰公有子二人先生其次也先生爲人凝重性至孝遭內外喪哀毀骨立葬祭一準於禮繼母顏氏常抱沉痾先生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三年兄爾鳳早世撫兄子女如已出兄子繼歿復以己子璠承兄後喜施予鄰里鄉黨婦孺緩急來相告靡不應無德色鎮南二里許當胡甲水衝夏秋漲發往來者常苦病涉先生鑿山爲石迴絕磴盤空以利行人鎮有渠爲鄒東南村落襟會象辰公嘗捐貲築石堰長二百步高二丈許濶丈許先生承先志歷年葺理鄉鄰賴之樂與當世賢士大夫交游然必以禮未嘗以私干處族里謙和渾厚人無間言長令上其優行提學蔣公以德義可尊額其門年六十卒子二人長運極先卒次璵候選州判次璠出繼兄嗣孫五人宗齊補博士弟子員封齊榮齊盛齊齊舉齊

論曰漢景帝時萬石君奮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
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及子慶爲齊相舉齊國皆慕
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惟能馴行孝謹故其教不肅
而成也先生踐履篤實敦尚行不忘其諸石氏之不言
而躬行者耶仁者必有後信夫

記

元

重修成湯廟記　何世祿主簿

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澤及於生民功施於後世
故必載在祀典歷代崇奉報德報功於無窮焉詩云於
戲前王不忘大學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其斯之謂歟殷湯三
代之聖王也奉若天命繼承道統成功盛德光映典墳
以至桑林之禱精誠格天雀網之祝惠及庶類其仁民
愛物之意千古之下宛若生存宜乎名登祀典萬世血
食普天率土嚴立廟貌歲時致祭民庶之祈禱永世不
能忘也洪惟我國家敦禮名教褒崇致祭其崇德報功
之意殆無缺典古祁龍舟谷爲并州衝要之巨鎮南通

懷衛北接燕代東西雄據之勢控引乎太行恒嶽之嵜山川之秀民物之繁他邑未可侔也本社原建湯王之廟地基高峻臨水面南左翼后土之神祠右翼聖覺之佛殿上壓三巘之絕頂下臨大驛之通衢峯巒聳翠儼若屏立烟雲掩靄變態不常蔚爲時之佳致豁眼界於無窮使願時之登覽者而或來風一襟備開千里況君仙凡之永隔迥不知其人間有盛暑天上有蓬萊也詞人騷客固嘗播之歌詠以寫其泉石煙霞之趣而寓其幽棲曠逸之情實爲古祁東南勝境焉比年以來征役

不息兵火之際蕩毀無餘而湯王之廟摧圮尤甚荒蕪不治漸有年矣今歲在乙巳幸蒙總兵官大傅中書左丞相委文林郎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王溥來斯鎮守下車以後嚴號令信賞罰興禮教恤窮匱未及月餘軍民獲便疆境晏然政治之暇覩其舊貫慨然有感於懷自輸巳財命工葺理摧圮者完整之剝落者繪飾之經營中度措置有方儼廟貌之尊嚴復舊檻之壯麗金碧交輝丹青炳燿威儀文采煥然一新尤且不勞民力不奪農時自六月興役至八月始落之畢工之

日設樂設幣以妥以侑其崇德報功之意爲何如也昔唐賢相狄公仁傑毀天下之淫祠惟置有功於民者祀之故能特書於前史垂譽於無窮蓋其操心正大見理明微而有此卓然不惑之舉今王公當戎馬之際未遑他役而不惜己財不惑邪議特興於殷湯聖王之廟使正祀有享禮典無虧誠可以繼仁傑去邪存正之盛舉癸未社者梧高福端等深懷其惠欲彰盛美遂遴選堅珉用傳不朽摭其實求予文以記之固辭不獲乃敬述之以頌揚功德之萬一云其銘曰琪宮環峙兮山之阿翠營疊映兮鬱嵯峩煙雲掩靄兮林木森羅覩昔之巍巍兮真仙窠遇時之不淑兮將奈何有美十人兮惠日和睦施於茲兮揚恩波惆聖廟之摧圮兮增吁嗟輸已財爲葺理兮成功多儀文中矩兮禮無訛繼前賢之用心兮其德同科紀盛美於堅珉兮亘古今而不磨

增修中嶽廟牆垣記

李之芳　教授

夫嶽瀆之祀王者之事也故巡守則有燔柴之禮諸侯則有不封之境及載典旣廢而民社用興於是乎行宮別館無地無之其或不然則所謂萃石之異寶雞之祥

凡可以冥接聊事者在乎其人矣昭餘祁之西北城趙
爲名里里之左地尚其吉而嵩高之祠在焉耆宿相傳
以爲昔人藏玉主適過石按求不舉之異而棲靈於是
迨因其次崇興堂宇雖刼灰經墜旋而復舉故滋盛歲
事里人事之甚謹者亶有以也至元之十有二禩予以
師命寓於是里其暇息之日登遊祠下其山川風物百
里曠達暢然在目矣然而垣岸頹圮蹊徑交馳牧垌樵
野氛埃寥落而有不勝其情者矣是歲後更數四里人
相與板榦樹屏剗業施地延袤方位廣於圭田之制令
尹張紀見而甚之移東河城漕之水額程付之以爲祠
下灌溉之永業則將期以他日花卉敷榮林木蔥鬱春
風秋月之夕烟雲蔽陰蟬鳥翔詠以之而雩望秩其下
使人有香火之嚴而祈降歆享之福爲一郡之春觀者
顧不偉耶既而鄉中故舊越境而懇予記之予以有東
道之故義不得辭姑以耳目所涉紀其變遷云耳

明

重修城隍廟記

張　琰

祁縣太原之屬邑其城肇自後魏并州別駕所築經隋

唐五代歷宋或廢或修至元而城隍廟始建焉我朝宂
一無外其廟制區域殆一百餘年矣宰是邑者雖亦嘗
增修其一二然而日引月深風雨凌震木石螙腐門牆
剝落意者歲月滋久而然歟苟欲修復必資三善曰志
也謀也財也志然後有為謀然後善事財然後足用一
有缺焉功無由集景泰七年縣侯虞延王公出宰是邑
下車之初首謁城隍瞷然太息曰零落如此神奚以棲
乃慨然以重修為己任於是人謀鬼謀舉從其志遂捐
己俸以倡率之而凡寮寀士夫義官白民罔不解囊以

為之佐其財尤擇者之公正者出納之卜吉鳩工度財
攻木瓦石磚灰鱗集輻輳趨事者咸忘其勞凡廟中制
作故壞遷撤去之煥然一新城隍舊居寢也今請遷於
前庭寢廟舊無像也今剏立神像覆之以龕圍之以閣
侍從儼然金碧輝映以至兩司巍然阜門聳立窈乎其
深廓乎有度古木侵霄蒼槐覆砌寔邠邑之雄觀而神
明之嘉境也非縣侯之有志有謀而有為曷克以成厥
功歟矧有二侯青縣霍公西和藍公以贊之故興作不
久而成功也落成侯衣冠登門持狀請吾言以紀之夫

縣令所以任治民事神之責也故廟宇之修廢民生之安否係焉得其人則能治民而事神匪其人則不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今我侯嚴以治民敬以事神賞罰明信如是廟堂修葺如是可謂無愧於治民事神之責矣侯之政不止此也若興學校整分司通河渠修壇壝俱有條理將見百世之下繼是政者見其蹟而覩其功莫不曰茲蹟之美皆縣侯王公之增葺者耶遂書此以爲記

祁大夫祠記

張松　邑令

始張子旣拜祁縣之命因竊曰夫祁非晉大夫奚之封土耶昔大夫內舉不避親予不敢作私好焉大夫外舉不避讐予不敢作私惡焉予於是乎得師予仰而觀法焉知所以治祁矣迨至則訪大夫之遺而瞻禮焉世遠蹟蕪漫不可識即有意於祠祀而力未能也旣而議毀淫祠見西郭東向有觀音堂者退而自討祀淫匪㬥墮成匪儉匪㬥匪儉典章將墜民是用戕迺下教曰其以故觀音堂改祀奚其以祁午羊舌赤左右配或問狐曰大夫之讐也其去之或問大夫而讐狐也奚爲而舉

張子曰大子於是而知公私之道判也大夫告老舉讐舉子未之前聞也非大夫之公爾忘私以人事主誰能若是是吾之所以昌乎充是義也雖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解狐之感因深矣故舉其讐以爲相讐往拜謝狐引弓迎而射之曰吾不能私怨擁子於吾君子奚拜且謝爲也又舉荆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幸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吾怨子矣以是知狐之不欲見其讐與柳也猶大夫之不欲見狐也晉厲之末文公之餘威替矣子周之立也少大夫舉善下皆效之當是時也私怨不入公門是故赫焉霸焉用天下之大優全盛之世而舉數如大夫蕩蕩平平之道當且復見是足爲相天下者之規獨縣令所宜觀法也哉是祠之立誠不可後遂用爲記而復雜采國語左傳及諸子所記大夫之行爲次序之以爲祁大夫傳而別刻於左碑祀成而共舉祀者丞二之則同官黨虞臣灣三之則韓城姬紳學傳則長安楊璣鹽山郝乾道考城楊國相幕則武定陳朝

重修鼓樓記

閻繩芳 邑人

夫經國分置必有鼓樓之設所以明更節警庶聽也故更節明則氣候詳而天道不忒庶聽警則趨守定而人事不墮是鼓樓之設其殆為治者之所急與我祁縣治創於後魏別駕分猶堂序廨廚國初少尹邱昱繼增飭之而鼓樓則廹近市衢喧湫狹隘敝久特甚嘉靖初元汲縣李公需來尹祁邑則築二土臺於迤內冀建鼓樓於上而更新之以事報罷弗果後繼祁治者咸踵敝承頹未之能有與也越庚戌隴西車公錦奉命來祁觸斯樓之敝卽有志更葺歷壬子乃協謀少尹東黃王君守經鳩工集材撤舊貫而鼎成之磚甃臺闉建樓六楹東便置鍾亭焉所以為鼓聲之起節也經始於夏四月落成於秋九月民不勞而邑治改觀矣車公之所為其殆起敝於百年之後而為人所不能為者與於乎道承於時也治盛於人也時之所與則機必有以約之而不爽其動人之貞人之所與則神必有以相之而克得乎相乘之會車公鼓樓之建其道之相感乎而治之相承應者邪古人麗法以示民也設象魏以布之象法也魏巍也縣法於巍闕之上使民知所畏而不違因於時而周

數也鼓樓象魏固名異而理一者歟然公仁厚愷悌之心浹洽於民民念之而與之相忘故后今之世覩斯樓而稱之者曰此百年之所敝也車公之所新也即樓以與思因事以誦德將沒世罔有攸替矣雖然此特以在者言之也若夫繼世之賢蒞法承治於斯樓時出入之誠能起敝以維風廣仁以宣化躋斯民於袵席之上固祁人之大幸也而亦豈非車公所以成樓之意哉王君念斯盛舉不可無述也屬繩芳爲記遂紀其意而系之以歌曰麓山兮蒼蒼昌水兮源長際斯時兮景運欣改作兮孔艮樓臺巍然兮快覩功德悠然兮弗忘

盤陀山石堂記　陳棐　副使

晉陽之南百餘里即多山有山名盤陀亦名千佛上多佛像龕洞鄢陵陳棐氏先督晉學政後忝政守冀寧顧瞻有懷命祁李尹鑿石堂於龕之左堂鑿孔子及顏曾像或曰先師託茲石而久陳子曰噫孔子之道與天地同功與日月並明與四時無窮與山川相依以始終而茲特寄諸山以爲宮非孔子之寄諸山川而久乃山川寄於吾道之中夫孔子之道高明博厚其體至大顧斯

山磊砢轟峻秖道中之一礫塊耳聖人者道之精華也山者道之凝結也精華爲凝結之主宰凝結爲精華之郛郭吾道分判而後有天地天地分判而後有山川今分判山石以爲龕而堂廓鑿巖洞而爲孔像而曰孔子之道因是以久不知聖道出於天地山川未判之先洪濛無像無極之際無極之眞而聖人之體也知無極爲聖人之眞則知有像爲聖人之幻故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孔子形氣質具而其妙存是不離乎渾淪此聖之全也發

而爲四端敷而爲五品達而爲萬善載而爲六籍道已離而聖已鑿也今不救六經之鑿乎聖人之道迺藉一石以鑿乎聖人之像而不知聖人之妙已藏於未鑿之先秘於無像之際而際於斯地之山石耳學孔氏者因兹石而至於盡石之處因兹山而至於盡山之處因兹地而至於盡地之處無不有以見乎孔子焉可也今夫石石之石也盡乎石不石之石也今夫山山之山也盡乎山不山之山也今夫地地之地也盡乎地不地之地也觀物而至於無山無石無地之處無往而非道無往

而無非道則孔子之真包乎山石之外而寄於山石之
中超乎形像之表而存乎形像之間是則學孔子之真
者求之於山石形像可也求之於吾心尤可也石室造
於丙辰之冬成於丁巳之春縣令名春芳爲鐵內井陘
人向往端愨殆亦孔子之徒云

重修鎮河樓記

閻繩芳

祁之東南有麓臺上下瀆諸山正德以前樹木叢茂民
罕薪採山之諸泉滙而爲盤陀水流而爲昌源河長波
洊洊由六支豐澤等村繼上段都而入於汾[illegible][illegible]六七月
大雨時作爲木石所壅故流故道終歲未見其徙且竭
爲以故從來遠鎮而及縣北諸村咸濬支渠溉田數千
頃祁以此豐富嘉靖初元民風漸侈競爲居室南山之
木採無虛歲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墾以爲田尋株尺
蘖必剷削無遺天若暴雨水無所礙朝落於南山而夕
即達於平壤矣延漲衝決流無定所屢徙於賈令南北
壞民田者不知其幾千頃渰廬舍者不知其幾百區也
沿河諸鄉甚苦之是以有秋者常少而祁人之豐富減
於前之什七矣於乎河之爲害有如此哉賈令鎮中街

舊有樓宣德間鎮人以斯有驛署而鼎建之壯並峙之觀也迨嘉靖丙申驛署遷於縣城中而斯樓亦頹敝弗振鎮人閻邦瀛袁尚清乃倡衆更修之經始於丙辰夏六月落成於戊午冬十月翬飛鳥革金碧輝煌巍麗實倍於前矣然集財於衆而弗私勵事於久而匪懈二人之志亦殷矣哉縣令李公春芳喜斯樓之新也乃名之曰鎮河蓋以天下之勢有輕重而理有相軋風水者之所常談君子亦習之而不置也自今觀之樓其峙於北壯主之勢厚重而不遷乎河其環於南麗客之形悠然而循軌乎主客既分輕重斯別河水泛溢之患將爲樓所軋而保其必無矣李公命名之義固冀斯民之免昏墊而復於豐富也用心亦仁矣哉雖然樓鎮之家文物衣冠通今學古者濟濟輩出行將陟雲霄騰事業炫光閭里與斯樓並高於乎例則河水之流聲又於我祁而增美矣豈獨使無衝決之害而已哉庠生閻子邦汝閻子鎧康子繼志以樓之再修也謁予記之遂叙鎮河之所由名而望於諸生者如此若夫輸鏹協力有與於斯樓者法得備書於碑陰云是爲記

重修武安王廟記

戴　賓　邑人

王廟在祁南街歲久傾圮關中岳侯木奉命蒞吾祁惻然與嘆曰茲廟風化之所係也可如是陋乎命祁民孟廷臣等措財鳩工拓而新之時縣丞戴公守仁主簿李公啟東教諭李公蛟訓導張公孔時盧公雲咸贊襄焉數月而工竣圮陋修飭金碧輝煌煥然改觀赫然起敬蓋不特廟貌之尊嚴而祁之人奔走瞻仰益作其忠義武勇之心焉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豈不大哉廷臣等以賓居近王廟以記文請賓惟王之忠義武勇載在史册傳播今古無俟贅言但知其名而不知其實則王之道鮮矣可不撥所聞以暴白之邪竊嘗聞漢祚既燼君臣道喪王獨委身昭烈固關有爲恒如一日天下之大忠也可爲後世事君者之法嘗爲曹瞞所得遇之甚厚從容報效竟歸舊主天下之大義也可爲後世處變者之法鬪吳逼許志扶炎祚繼之以死天下之大武也可爲後世討賊者之法祀典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王兩得之祀之誠宜矣是故環海內外皆知敬祀況吾祁去解不遠風興尤甚反不知所以敬祀而拓新其廟

可乎然敬祀之中不可無敬法之道必也慕其名而必求其實尊所聞而必行所知考其發源於龍逢之祖而稽其定學於春秋之經則庶乎於王之忠義武勇得所師以爲氣節行義之基也不然吾恐述於心而眩於爲營氣是事而曰節義則忿戾狙鄙矯拂違私熾人欲滅天理是謂操戈入室毀瓦畫墁大悖乎道者也豈非吾祁人之所當深戒者與寶嘗判大名有事宣大睹王廟圮陋而未能一新之愧有愧於諸守士者而氣節行義遜乎未聞其愧於諸人士也多矣茲以所問表吾祁使有志於法王者必求無愧於王焉可也是舉也經始於嘉靖甲子三月十五日落成於八月望日丙寅春三月辛卯序序畢而系之以贊贊曰赫赫厥靈於萬斯年福善禍淫爲邑具瞻

重修太清觀記

馬雲雷　邑人

縣近東門有太清觀祝釐保禧恒於其地歲久頹壞鄉耆渠璠等惕然以爲不可以妥神鳩工修理簷牙之頹壞者葺之像貌之頹壞者補之黝堊鮮明金碧輝映煥然一新矣厥功告成而以道士武真琰徒馬眥貴奉祀

香火請余爲記余方鄙世之人倡爲幻窈土木繁興棲
不繹之神陳無益之祀以禳災祈福爲名以刲身瀆家
爲計舉動無稽不成典禮地方之災神明之所殛也是
工之興綜理者得人凡料物之用度資財之出納工匠
之役使不吝不枉纖毫無私誠可嘉也夫人之所以祀
神必資於廟覩者何也廟尊則展敬有地廟嚴則畏心
自生畏心生而邪念泯善念興人性淑世道由之以正
也此古人神道設教之意豈徒壯觀而已哉今祀太清
三神謂天官地官人官也夫地之官不敢妄爲之說人

官奉以老氏老氏之教以淸淨無爲爲宗人有知覺則
有運動運動之不得其道不如無爲之爲尚也蓋將使
人潔淨無欲不染於汚穢不雜於塵囂優游於雅淡淡
虛之境但沿習旣久支流餘裔又失其眞蟬脫羽化荒
於誕雖非儒者所常道亦非若左道惑衆之甚也余獨
取其觀之三神以淸爲宗故名爲太淸也往年邊人苦
於戰征內地疲於輸挽擾攘騷動憊亦甚矣今聖天子
在上英斷天聰迥邁前代諸公卿仰承德意奉職惟謹
政教修明上通元化以正動正以和名和致天淸於上

雨暘時若風恬日熈地清於下不騫不崩滋長秀實人
淸於中平正其心徧勤勞其生藝簡約其費用敦厚其
倫理鑿井耕田嬉嬉無事豈非千古斯人之一快也哉
諸者曰太淸之義斯爲著矣遂刊之石以風與起

新遷賈令驛碑記　高叔嗣　叅政

賈令驛不知名所繇起置在盤陀同戈洪善之間嘉靖
十五年六月大水壞驛舍其月祁縣知縣劉鋭因呈言
驛去祁二十里而近並河居民裁百餘客來無肯安者
常止祁傳乘糗芻縣驛兩具之以應客求惟祁所出民
病不敢言且驛長諸役使皆近驛人爲之善伺得其私
公亡匿傳乘雖因繫亦解縱莫誰何前後長以罪罷去
不可勝數驛事亦廢頋因其壞遷之縣便當是時祁父
老皆言驛當遷都察院下其呈驛傳道察院下分守道
使都司斷事尹竭視之視之賈令東抵盤陀三十五里
北抵同戈四十里南抵洪善七十里祁居其中盛言可
遷會都察院詰汾州獄繇祁還分守道白其狀議乃堅
決曰必得人以專其工不然不就於是屬太原府檢校
鄭鴻計其直期以畢工得代故成起以九月二十六日

成以十一月十五日始賈令入食於驛聞驛遷也聚族將訟之其言或人檢校鴻遠撤其材盡歸之縣乃不果訟故太原名將訟不虛也夫以一驛之細其事明白如此不遷則鄒民不堪而困已遷之則賈令不利而怨已怨者其私也彼所以行之有不為言所動者誰邪由此言之彼其大者可慮也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朝邑韓邦奇察院巡按御史東平趙元夫驛傳道僉事盧龍趙得祐分守道參政祥符高叔嗣驛成叔嗣爲文鴻鋭立石

新遷儒學記　周宣 提學

祁縣學舊據闤市之衝涍陋喧湫不可以葺久矣嘉靖癸未秋八月侍御萊陽王公秀行部過而惕焉周視城中得浮圖氏之宮於城西南隅麗甚嘆曰是稱吾者也而滋漫若此尚可附而有之耶遂檄縣尹楊本源令民額新宮爲學者聽未旬月者民王廷傑等各以其力至又三浹月而功成正中爲大成殿從祀之廡翼之前爲戟門鄉賢名宦之祠翼之又前爲櫺星門揭制詞爲二綽楔翼之殿之左爲明倫堂諸文學士饗舍翼之堂之

前爲重門希庾庖湢之類翼翼之門之南得隙地二區
蒔爲浮圖氏圃茲合樹蔬茹聚講會食之需出焉乃予
以提學往視焉則見其制之宏而備也成之敏而緻也
役之鉅而不重費也則前諸士而爲之言曰凡學之設
以崇教也教也者明大道以淑人心也人之生也羣於
夫婦續於父子達於君臣長幼朋友之倫其情愛憎悲
喜憂懼其禮婚喪賓祭朝覲聘享鄉射田獵其政生聚
訓誨刑賞廢置予奪比其倫疏其情秩其禮平其政明
大道以教夫人者聖人也三代而上如堯如舜如禹如

湯如文武其道與教至夫子而始備三代而下如漢如
唐如宋其道與教賴夫子而益明故道莫盛於夫子教
莫神於夫子學而祀夫子崇教也篤道也不忘本也浮
圖氏之教夢幻生死塵芥六合廢人倫黜羣情夫禮與
政僞焉以明心見性爲事逮夫技之窮而擾也則以善
惡報應之說先焉於乎亦異矣彼惑於善惡報應之說
者凡民也吾無譏矣而號爲吾黨之士而不免焉何也
毋亦所謂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因放情而不莊畏
法度之拘已樂其閒曠之意以自適與不知人倫廢而

生理絶矣羣情黙而潰機張矣禮政隳則姦慝頻仍禍亂糾紛其何竟已乎然則天地之所以生人而必有與立也惟道與教不可無則吾夫子之祀雖與天地焉無窮可也侍御公斯舉豈直厚風教於祁一方之士而已哉其爲世道人心計遠矣祁之俗固善自春秋祁奚氏以來代稱多士正德辛未流寇蹂縣境同日死義之婦至七人斯道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也起而振之成一方之教以修侍御公之意非吾與二三子之責耶於乎念之哉

七貞記

閻 宣

正德元年夏流賊起霸上流入山西所至焚蕩搶刼恣行非義而貞烈之婦仗節不屈得蒙旌表者於祁縣得七人焉曰武氏者縣生員孔俊妻性淑慧夙夜績佐夫讀書因問列女傳俊曰爾婦人曷足語此曰是亦人耳奚難能俊亦奇之至是俱爲賊所執賊縛俊連射六矢因謂武曰從則生不從則死武大罵曰吾儒家婦豈若等匹耶賊怒以刃逼之武罵如初遂剚其口并斷其左臂以死田氏者故民楊子秀妻痛子秀早亡力撫一孤

躬織作以自給賊見其美欲犯之曰我恨不速死與吾夫遊於地下尚從汝以自汚耶欲傷其右脅因褰衣走溺死鄰舍井中有民趙文茂妻避賊躲入空室中爲一賊所執詢之曰早從我共享安樂曰我窮居十餘年矣何樂之望賊以刃批其面并刺其腹以死郝氏故民王原妻誓志孀居人罕見其面時傳言賊至衆皆避走郝獨守空室不去及執厲聲曰我孀婦也不二心久矣賊見其志不可屈揮刃碎其身而去又有民張才玘妻范氏賊至驚走伏坊民段能園舍中賊執利刃闖入欲逼之范奮起捉衣嚙襦大罵之賊以刃砍其頸殞地氣絕劉延美妻郭氏時聞賊至匿城下穴中拽出之驅迫以前自達不能免趨投城東深水坑溺死段奎妻閻氏臥病於床賊至奮聲大罵賊怒引弓揮刃閻引頸迎之曰能速殺我成吾志甚幸賊竟殺之裂其屍嗚呼當氛塵蕩之時閭閻細民含生幸免勇於從惡固無足怪而號爲守令父母斯民者亦復坐視不恤付之無可奈何甚至開門延敵以苟旦夕之安而此七人者獨仗節不屈視死如歸何哉要亦理義之根於人心有不容終泯

焉耳嗚呼彼貪生幸免坐視民患而莫之恤者獨無是心也耶可憐夫右記成於武廟實錄備遺集中初予校士來縣謁於知縣本源將建祠以祀七貞未就也今予以新命趨廣南恐其久而淹沒無聞遂刻置學宮以彰之且以為一方風教之助云

梁孺人輓辭附　張嗣孝陽曲人

吁嗟孺人性秉貞淑毓質名門庭訓是式及笄于歸相夫以敬事厥舅姑惟勤惟慎夫何不幸姑病纏綿扶侍六載不懈亦虔念夫艱嗣撫躬若失亟置小星廿居別室願姑病愈願夫有子竭誠告天茹素沒齒姑也將殂遺屬凡六四男二女囑婦顧復未克有子夫也云逝眷言遺恨沒身不祀其人痛絕遽失所天閨門弱質生死兩難伊維義訓死事成事立孤云難捐身則易寧難勿易報姑與夫全我素節人紀是扶慨彼薄俗周談節義莠言蹐來云某富貴舅亦有言婦幸聽我盛年無子別適為安其人泣訴婦志已定誓死不移恐辱庭訓謁塚漸息厥志彌堅治彼家事幾歷遞遭撫掬姑叔竭我心力在再廿年婚嫁始畢次叔有子序應過嗣展告几筵爲夫

承繼絕而克續危而復安俾姑暨夫寘目九泉伊古列
女曰高梁行夏侯令女傳訓尤炳夫惟不忍幼弱重孤
其人之義古今云符存亡易心禽獸是恥其人之節後
先一軌義姑義姊昔頌女宗其人之行厥美攸同壽登
八秩心力孔艱爲功任氏侔六十年任氏功臣梁氏肖
女兩姓之光聿昭倫紀人亦有言冠而實笄一時富貴
畢世見嘆毅惟其人笄不異冠全我令名立懦廉頑有
美令子承顧養志世業用興克振先緒

祁縣志卷十二

祁縣知縣陳　時編輯

藝文三

記

國朝

重修城隍廟碑記

周繼芳

嘗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朝廷體莫肅於等威分莫褻於隕越邑之城隍與邑侯爵相等位相若也故邑侯奉天子使以邑之事治之於明神亦奉天之使以邑之事治之於幽所以彰善癉惡明禍福之報於可知不可

知之地者也故人有逆天賊理獲罪名教而棄疾於善類者神必鑒之而法網必不能逃天刑即倖免於身亦不能不受責於子孫報之及可不懼哉余邑城隍廟在縣治之東北因其故址非不崇閎然而四隅窪下土垣頹久傾圮殿宇廊廡亦漸頹廢不振上雨傍風摧殘腐朽神所憑依將在於是能無惆乎張雲翼馬而龍戴廷栻三人謀所以新之乃請於邑侯嚴公公乃名父老而告之曰若輩亦知城隍之義乎城者壘也隍者池也高壘深池捍衛斯土神以是名即以是職亦猶予之知縣事者均也縣之事治於明者予任之縣之事治於幽者神任之予不敏神克相予濟兆民茲廟貌若斯罔知興繕寧處其即安耶委雲翼等約紳衿士馬雲駿鄭啟光李而淳李而洵段積善許五雲張九州戴本澄分募各鄉互相勸勵必要於成嗚呼神豈無靈也哉維神有靈驅使鼓動能令四方之人鬨斯舉而無不毅然樂輸攘臂恐後由是而以金錢至者或什伯千緡焉以粟米至者或牽車牛或任或擔焉銖積黍累約計之得二千餘金於是鳩匠作飭五材惟正殿樂臺祇勤丹艧餘悉

毀其舊日之卑隘者而式廓之繚垣百堵易版而陶甓宮五楹姬政斯翼東西六曹而下增附四十五坊都土地神祠於西廊之末建鍾鼓二樓於樂臺之陽又立應門於鍾鼓樓之南面左右道院各一美哉輪奐赫然改觀較之故廟其規模宏大相去不啻庭哉是役也始於順治九年正月竣於十三年十月凡歷五載而始告成其間奔奏則道士高太秀張太祥董督其事則鄉民范秉英可異者秉英年逾五旬尚乏嗣及廟成而居然生子非福錫之增而誰與然則神之報施勞人於可知不可知之地者於此已見其一端云爾

新建三教閣記

李而洵

蓋世有以日月星詮三教者似超吾儒而上之有以心身世詮三教者似進吾儒而廣之有以明心見性修心鍊性存心養性詮三教者復似比吾儒而同之然則三者之教其真同也而非异歟曰心性者自己之心性也自己之心性見而三者之多目亦贅矣何古何今何佛何仙何儒而可分也亦正無古無今無佛無仙無儒而可合也故曰道一而已矣祁之北門外原有佛庵三間

比邱某頗通三教義募化闔邑人士建閣於其上顏祀三教之神前建閣爲白衣之神兩傍建環樓十間祀魁星文昌之神仍總其名曰三教洵坎方巨觀也功完而徵余言以紀其事余曰佛藏法界以一粟仙貯乾坤以一壺儒貫位育以一中其理無鉅無細至顯至微近而取夫婦可以知能深而求神聖難以窮詰也然皆古之至人由身以拯世設法以濟人之大道是以推乎其效則能虎可以降伏鷄犬可以飛昇豚魚可以格化而況於人乎夫人一耳漸而父子之昆弟之夫婦朋友君臣上下之僧道詰愚百千萬億之游其始一人之身而已是以在佛則爲化身之說在仙則爲出身之說在儒則爲設身以處本身以徵之說所謂以一人而仁百千萬億之人非任勞以百千萬億人而仁于一人非任德其量有以充之者其心有以周之其性有以通之也此天地之得而爲天地神聖之得而爲神聖也如曰凡人以能施而求佑於至人至人以凡人之能施而垂佑于凡人區區報應爲因緣不亦瑣乎淺乎曰然則今日之義何居余曰仙佛以濟渡爲正道至人以物我爲同體凡

人視至人爲至人至人亦視凡人爲至人所謂一人之身也今之樂施喜捨者亦卽以自己之心性造自己之功德于三教無與也倘有一毫獵名之思干福之念斯已造無窮罪孽永永墮落耳寧待鬼神之譴責哉是以鬼神之事聖人曰敬而遠之又曰祭而如在遠之者以有我之心性也在之者以我之心性卽至人之心性也此三者之一而非一三而非三也佛可立地而成仙可當人而俱人人皆可爲堯舜箇箇心中有仲尼願世之樂施喜捨者僉作如是觀

重修孔子廟堂碑記

邑人 戴運昌

文太青先生曰自開闢以迨獲麟而孔子獨生之千聖百王之後以立人極堯舜文周所不得而偶者也嘗從河洛之數推之而知堯舜可以偶出孔子不可以偶出舜偶堯周公偶文王而顏曾不可以偶孔子堯舜文周生於天地之偶孔子生於天地之奇奇主之而偶翼之天一而地二一萬世之地之割而爲四海內外之别區總迴首而藏一天天萬世而一之者也孔子亦萬古而一之者也孔子人中之天天一是以終萬世無可配之者也

由堯舜而下以至於吾人百千萬億兆京總之為偶數之所生而孔子獨自為一奇數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一也百千萬億兆京皆一二也三五七九皆二之偶之所生也而非奇孔子蓋天地人之自為一氣者歟余博覽載籍自天子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通天下者惟吾孔子與社稷社稷祭土穀勾龍與棄乃以侑享埒而不崇孔子德侔天地制度隆於帝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又設名宦鄉賢二祠古今為郡政事之儒從祀其中為吾道光寵天子諸侯王以逮文武百工北面而稽首駿奔嚴

恪知及門弟子者知天下之祀典未有如孔子之盛且立也吾郯學宮先是為浮屠居止當時學士大夫爲持風教者不恤衆忌而更築之年已逾百矣歲辛巳平水張公佩訓雝因陋補葺而二十年間又復廢墜凡殿宇兩廡名宦鄉賢與夫廟門坊表皆頹圮殆甚學宮幾鞠為茂草矣今邑侯郭公霽學博田公絡前慨然任之以學宮興替人才盛衰所關不憚合謀修葺而猶重有慮者士矜勢要而微小民不知大義委之事非已責而嘆首事之無人兩公乃力為倡率先之以財捐俸而外捨

以至誠多士不言而化之即貧窶亦樂爲輸助故一錢一力無攫市民郭公理其綱而田公則身董其事凡工之勤惰材之良楛罔不克殫厥心爰咨爰度六閱月而工告成焉其制則仍舊制而土木多增視昔之庳者崇監者廓薄者膴矣且殿前向以磚欄環繞基址舊東廡南有小門櫺星門外有土壁皆傷學宮風氣移置別地規模宏敞丹碧壯麗遠邇人士入廟而習禮者不異身登曲阜之堂獲覩宮牆之美賢哉兩公散之任茲事而無實稗於茲事者度越不相遠哉是真力持風教見孔門奇數之傳獨而無偶者也嗣此人材輩出騑驪蕤茂追思其本當必歸美學宮而於兩公之功之敘亦百世不能忘云

均平里甲記　周繼芳

凡長吏之宰制百里也寧理繁鉅什毋理衝疲一何也錯邑事劇而民與呼應瘠無甚棘手處一才吏爲之而裕如若夫衝則役煩役煩賦則重賦重則民力不支而況加以雨暘恒歲時祲婦雖巧其如珠桂何故曰理繁鉅什不理衝疲一以理繁鉅難而理衝疲之吏爲難也

太原領州五縣二十隸於南者八爲東路二曰涂水曰陽邑西路四曰晉陽曰榆陽曰靈川曰武興中路二曰徐曰祁東二邑旣僻且僥西四邑饒雖不及僻亦如之惟徐與祁孟當孔道四交之衝凋殘尤倍即以祁徐較之徐多外協尚足枝梧而祁獨中立寡援胡不饮于討役則倖討賦則闕百孔千瘡二綠五穀吏茲土者將偭以爲元元請命耶高邑郭公爲滋祁幾七稔於茲矣甫下車單心民瘼大害畢替大利畢與一則謂祁地西通陝蜀北達神京南界兩河東連齊魯凡偪處王程村落

旁每有迎送皇華護解貂衣之苦疲於奔命日夜不遑公曰此獨非吾民也與哉胡爲使其況瘁若此於是申請院臺凡他役悉爲除免斯非害一替而利一興乎一則厰夫輸運銀糧肩舁更迭動踰數百餘人爲累實甚公則請易之曰小車往反稱便斯非害一替而利一興乎一則三院巡行乘傳不給勢必派之里下僱馬之費盡出民脂公則爲之約會隣封至期則那借以應民困獲甦以至軍兵絡繹載遂車牛騾馬頭畜多以千計少亦以百計窮黎膏血有幾能堪此椎吸爲公亦仍以前法

行之不致重累斯非害一替而利一興乎更有甚者客兵往來糧糗其所必需庾廩之儲大半為奸胥侵隱不可問矣公以姦銷清出米豆之乾沒者三千石足供數十年之用可省數萬姓之錢其為利之興害之替豈曰一朝一夕云爾哉公乃曰是不過為目前補苴計非端本澄源之論久安長治之策也源本維何要從里甲始今者賦役之苦固苦於厥賦之不均尤苦於丁糧多寡貧富之不相敵耳大都糧多而丁多其雜役也如是小都糧寡而丁寡其雜役也亦如是豈非多者易而寡者難乎夫多者易喘或可以苟延寡者難漸必流於日蹙此殘黎所以向隅而泣淪胥以役也計維有均平之法俾富無畸輕貧無畸重長治久安在此一舉然而民情懼更始樂故常聞均平之令行窶人如嫻而殷庶之戶憚於更張於是有陰阻其說而弗行者有陽指其若者不便若者非宜而弗行者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亡何大部頒發有奉　旨均平里甲之條下之郡縣公奮然起毅然任曰是可以行吾之志矣遂傳集紳衿于學宮再集耆老于神廟諭曰意旨毋得以私議累

同立私議者勿聽乃總計闔邑之糧幾何石差幾何丁他邑之寄居者幾何戶覈而數之大約以百二十丁爲甲千二百丁爲里均爲二十四里而糧亦配焉噫嘻而今而後庶幾哀其多者不令鶴長益其寡者不令鳧短重也均重輕也均輕夫何貧富難易之不平也哉萬世之利一朝舉之公之大有造於吾郟寧復有量是舉也人以爲公之實政實心余以爲非公之獨斷獨行不至此余故因輿情之歌公誦公而謀所以垂世而行遠也是爲記

重修城垣記

陳祖法 邑令

凡爲有司者受事後三日例宜闔城豈非事條至重而課最亦因必及者哉幸而完墻堅壁庶幾藉以告無罪否然卑庳者增之崩頹者葺之爲千百年不可弛之功即爲一日不可弛之事也予豫吳邈距晉都三千里而遥閱歷所經城郭錯見有屹者金湯者私心喜曰予郟城得如是幸也即有卑庳而崩頹者輒憂之使郟城而如是也將若何蹄二十五日抵城東門外遥瞩之其竟折盈數寸自頂至趾岑岑然有下墜勢屆闔期辰復

從東門上未一里循北中斷者幾十丈聯綴僅如縢居
民上陴者輒從崩處相往來稍南斷痕雖未及北然已
崩踰半過西門闉甃城其築壘層級有尋丈未竣者有
甫及行而輒止者詢其故知向無舊基甫經營未及告
成輒罪草因循日甚者也其宜撿宜葺者有若此而且
四城樓及小間舍有僅存次與壁立者有榱乍零落守
卒不蔽風雨者以及陴睨銷殘欄道毀敗嗟乎郡城乃
若此夫城役有團總下有小甲復有防夫皆所以董修
理也乃前令欲循往例請而罷事禁無令獨苦至於科

攤派斂煌煌令甲其孰敢以身試法失是以觀望三年
輒束手而去告修城於今日不甚難哉議惟有勸助一
法可以遵行又念地衝民貧饉或以是滋擾吾百姓而
隱忍不忍出聲也夫以一日不可緩之事前令觀望者
已三年今又隱忍踰年是尚可或緩乎哉不得已進邑
之鄉紳先生而告之鄉先生曰予事也進邑之諸生而告
之諸生曰予事也進邑之父老子弟而告之父老子弟
曰予事也於是又進邑之司諫朱君而告之曰先生師
鳥也義無勞其能相助為理乎曰謹受教又進金尉而

告之曰固子職也其董率閭役曰謹受教於是又進司訓及尉而告之曰入士中有敦厚精敏者庶中有淳朴公直者姓名畀予將令司會計之出入督工役之勤惰而胥吏皆不得豫也於是各得某某者若而人勞怨能不恤而簿記咸當旬日間見負金錢而入城邑者烝好義急公之儔也挽小車運甓栽埤堞而輸納者趾相錯也將見圮如金湯以一日不可緩之事而成千百年永不弛之工言修城於令日又何難之足云是爲記

重建監堂記

陳祖法

晉賢召伯甸行南國聽訟於甘棠之下後人歌思召伯之德相與作勿剪勿伐之詩夫甘棠非召伯聽政地也其足係人歌思如此則政之得失無關於堂之興廢有然矣然考古天子南面繼離而一時封建諸侯亦有外朝之制此堂所繇昉也秦漢以來改爲郡縣堂之名卒不傳非無堂也夫亦曰倣古南面繼離而使郡侯邑宰一統於天子之堂以爲堂也云爾晉太原屬古帝都而祁邑則春秋始是堂之繇來者遠矣祁民漸摩於堯舜之化加之以大夫之賢鼓舞其後祁民應有斯民三代

之風自道蒞猖肆灼然一炬而堂乃廢繇是俗尚凋敝亦日甚哀哉有識者思與更始其道無繇然則繇前論之而大夫當三代之後念切民生堂之興也而政日興繇後論之道蒞爲亂物力告竭堂之廢也而政日廢安在堂之興廢無關於政之得失也哉況祁邑聖廟煌偉松栢交蔭是邑之木鐸猶古也城垣無恙棟桷依然是邑之神佑猶古也城郭漸以增葺井絡漸以萃聚是邑之廬舍猶古也而獨堂宇燼廢鞠爲茂草諒非撫字斯民上報天子者所可漫置之不講也涖茲任二載無龔

黃之決斷愧名杜之慈祥而俗尚凋敝戶口耗衰未嘗不目擊心動思與更始爲之考政事之得失溯堂宇之廢興覽封建郡縣之所繇來思堯舜大夫之所漸漬慨然欲舉此堂而營建之且堂之廢也不繇於奉天子命兼撤并邑而實由於兵燹之一燼卽俾無關得失無裨廢興猶皇皇一思營建則甚矣堂之由來者遠也夫小民終歲勤動綢繆戶牖常戒之曰其父肯堂其子弗克肯構用貽爾祖父憂邑之有堂不同於小民之有戶牖也明甚奈何二十餘年任堂之圮壞而不一之議經營

也哉雖然余之視堂非猶堂也小民之怨咨是聽是鞫焉小民之風雨是依是恤焉即雨霽之往來催科之緩急讞決之平反無不是籌是畫焉余故思傚召伯之德而卒不敢如召伯之以甘棠之下而聽政焉惟反覆於甘棠之詩而有所不能已於斯堂也已矣

重建鄭侯祠記　陳祖法

考縣治必有鄭侯祠蓋以申枉決讞爲朝廷明三尺法吏責也蕭相國置律精詳後世宗之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且蘊瞻神宇吏或凛然聳讞無失當日約法意又縣治左東有土穀神蓋爲吾民疾苦祈免雨暘祈若使諸凡降祥而錫福者吏無不爲民請命焉是二者大邑小邑咸同之至邑有先賢載先誌乘鄉賢祠而外有專祠或天子給幾遣吏致祭或有司及本邑之好義慕賢者捐俸璞貲建祠宇以無失蒸嘗總以景先烈而報之俾後進知所觀感而興起乎則又一邑之所獨矣予初謁土穀祠列位惟三私討曰使集羣力而爲民降祥錫福應疾苦無不免雨暘無不若也擬謁鄭侯廟咸曰左者是右爲鄖奚大夫舊祠圮而附祀於此以無失蒸嘗焉

夫相國與大夫爵位不甚懸舍時代之先後令與講賓主之誼在右置之猶可也土穀神未詳姓氏無天子特旌錫之典而居中受事祀典闕失於此爲甚爰擇儀門內東隙地建爲鄒侯祠仍學宮右既宇以遷置祁大夫焉雖規模不宏遠庶幾告無罪云

重建昭餘書院記

陳祖法

昔孔子轍跡遍齊衛曹鄭之墟至晉則懸車而返豈天於斯文獨吝斯地與然仁親爲寶大學取之以當治平訓諸晉士之博綜多文者不僅在敦詩學禮也溫太眞崛起晉代直抵建業以忠義激發人心縛蘇峻而致麾下譙勸王敦勉盡臣節一書侃侃剴摯謂非天地間至文哉沿及隋世文中子講學授徒一時名人傑士多出其門河汾之學今昔稱之至今餘磚已寒猶得從故址荒蕪中想見擁皋而坐北面環聽之樂也昭餘書院之建夫固深勸廸之思焉基舊在學宮後改爲發弦決的之所今並圮矣予因庀材鳩工而重剏之使散業樂羣之餘先賢可作安見當今世而無太眞文中諸人焉者即今風雨晦明下出其燈火熒熒而伊唔聲不輟或者

猶見古弦歌遺意云

重建館驛記　陳祖法

誦皇華之詩天子所以勞使臣者周詳委曲則凡屬車所至廩帳舖盛供給務無不周獨於駐節之所傳傳焉逆民舍而問之一似賈人扶貲出遊風雨假息惟客亭之是求焉非所以崇國體而隆使節矣郡邑接神京通川陝四達之衢也當此振旅出師之時輶軒所至星馳電擊司廄者持鞭挾轡每一騎必控數馬奔突馳驟之俟選擇焉司庖者左烰羔右炮豕烹鮮剝俎之皇皇焉司執役者旌旗夾道鼓樂喧闐前呵後擁而何之道左焉乃迎而入居民之家獻刀七進盤飧後使馳驟俯首而出閭門也國體使節之謂何循舊基而重新之有大門使後人得指之曰是某令負弩郊迎而始入者也有甬道以及儀門曰是某令疾趨而進而喘不得息者也有中堂曰是某令使傴拜跪屢屈屢伸之地也有後堂曰是某令何意旨奉色笑賜坐賜茶叨恩榮地也將後之令茲土者無不皆然而獨予顧影多慚指形如繪記始也淵明纔一折腰便賦歸來使久習曲折俯仰之勞

焉或者亦如飲酒賦詩之不忍釋耶爲之三歎

重建張都督祠記

陳祖法

宋名世忠義死事無傳記不能詳始末縣志云北兵入境大張其勢三日官軍遇戰於西六支張爺將死之是時日金鼓之鳴啼哭之聲天昏日慘之狀張將軍不忍吾民之罹兵燹也擐甲挺戈義不與俱生及夫矢盡力竭慷慨殞命無不從數語中彷彿如聞彷彿如見也以死勤事則祀之天子獨隆其數賜以三祭載在祀典是其擐甲挺戈欲出吾民於兵燹矢盡力竭而繼之以死者有不同於尋常之以死勤事者矣夫司牧茲土遇忠孝節義之事湮沒不彰當思爲表揚之乃旣蒙天子異數之褒雖無傳記其事又昭昭在志乘中使祠宇無存烝嘗闕失將軍忠烈之氣固無不之也而廢朝廷之大典失後人之觀型負疚實甚予力薄不能獨舉聊葺一椽以安公座且借萬侯祠而附居焉或曰褻公甚予曰不然公之靈氣無不之也又奚在乎祠之崇卑也屆祀期邑令率其僚屬正衣冠肅拜跪循盥獻禮遠近觀者咸知公擐甲挺戈欲出吾民於兵燹矢盡力竭而繼之

以死無不生其感慕之心而相與激發其忠烈之氣是一條也廣廈長廡不是過也萬侯深仁厚澤士民思慕而祠之應無不顧有此德隣也

義塚記　陳祖法

予觀郡邑志乘無不具有義塚其事若與城垣村堡並重曰衛民之生安民之死義一也記曰骨肉復歸於土孟子曰掩之誠是也則死者以暴露爲傺以掩覆爲安有斷然者矣銅棺石槨厚樹而封之以視夫荒塚寥落其位置迥然不侔然生固有峻宇雕牆死不得一葬地又莫謂一坏土中非卽仁人之安宅也邪向有義塚今盈矣使不別有以廣之不幾嘆後死者無餘地而古今大不相及哉廣之則令事也余治邪五載無善政以衛民之生又奚暇有以安民之死然念古人見枯骨而瘞埋覆掩之不遑蓋誠有大不忍於其中也月令掩骼埋胔之必以時豈非爲政之一端哉爰刱立於地之南置地十一畝高其垣墉禁勿踐履相其高下而增庳之其爲吾治之民與老而病而殞之無歸者羣萃於斯其負貲而達遊或空橐而旅處爲妻子不及知親友不相

聞者亦羣萃於斯今而後去暴露而得掩覆余得以告不忍於爾民至江尉尚奇吳縣宰芝瑞經營圖度及陳子常范生維翰擇地之宜而居之知不忍之心爲非予一人之私也

建新韓鎮石橋記　　陳祖法

良吏惟與民相安無事而已建橋勞民也予行之予則務其大者新韓鎮河狹而深舟筏無所施値此羽檄交馳時汾水秋漲不得進惟日驅夫役數十人翼之進晝夜伺之無寧晷民寧無勞又奸夫借之以爲利伺商賈至論以錢若干被若渡不應則驅驢至深澤中泥漿及驢背浸浸有瞰下之勢賈大懼乃數錢惟恐後否則幾何而不爲魚鱉也且以是勞吾遠近民建橋益可緩乎哉科斂干禁且非予志勸助成空文耳予惟採石於山予工以値使不饑採木於村予民以値以佐斧斤之勞採磚於窰予陶人以値使得値薪火之外足口腹焉運用舟事則伺農隙借吾民以生彼急公好義之心將見此橋一建羽書免遲誤焉夫役免守候焉商旅免數人涉卬否焉且一日行之百年不致嘆傾圮焉是予務其大

且遠者其敢避茲日勞民名之役也始於孟夏十三日成於季冬之十六日命工伐石於紫紅何子復源董其役壽界南確吳子之瑞始其謀而江子尚奇奔走督率討工投值故能相助有成日者是之速也鄉約張克榮晨夕在工所不怠僧普興重宇司茶火之役自始至竣工器用多取給焉是皆有功於茲橋者因得並記之

重修尊經閣登雲樓記

朱珵

祁學宮先師殿之後有閣曰尊經其前南城之上有樓曰登雲考縣志俱有明萬歷間所建迄歲既久閣之棟桷雖具蓋瓦級甎板檻之類已破缺殆盡牆之四周下與地接者至腐壞數尺危者旦夕予嘗戾泮謁畢至其地見其上無藏經之所而下有將覆之虞且民舍之居於東者牆隅屋角直出於閣之前審其方面參差不齊陝隘實甚西雖方正寬厰而舊垣已頹無所防閑日爲兒童之所嬉戲雞豚犬豕之所踐踏瓦礫蓬蒿堆滿其中甚非所以尊經意也既而道出於登雲樓之下見夫樓之完固視閣爲稍愈而腐黑漫漶彫落者亦復不少至傍之雲路所存者不過十之一欲從而登之

已無由而托足矣又其北甬路已廢照壁亦成巖牆相
其地形高峻而東狹亦正類乎閣予恐其久而益甚且
達由此而歸於烏有也後之人誰復知其閣為尊經其
樓為登雲編於目而警於心以通經學古為事而不徒
相尚以文辭以奮翼青雲為志而不徒苟安於黌序而
已哉於是因其舊制鳩工葺理更於其東各與之直而
易其地使與西稱落成之日規模氣象煥然改觀由閣
而前左右直達孔廟由孔廟櫺星門而南則為新建照
壁由照壁出文廟坊而南對為甬路故地又其南則為

雲路路設二門曰騰蛟曰起鳳由是而上則為登雲樓
南北相望其勢連蜷起伏巍峩發舒是役也雖不足以
度越前人誇示後學然有志之士由此而顧名思義究
心於經術振翮於雲霄則亦庶乎羽翼六經興起斯文
之一助云爾

文廟坊前空基中截至南東西濶九丈五尺北截近坊
邊地基西濶一丈東濶二丈三尺自東至西共計一十
二丈八尺

尊經閣前東西濶一十二丈四尺

大成殿兩旁各濶二丈

新建王司徒祠堂記　　朱瑆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當漢祚之衰何進召我董卓乘釁廢其主而俘其臣墟其宮而遷其社刊其木而堙其井嗚呼此豈細故也哉維時關東諸郡併起以討卓爲名卒莫能勝而司徒王公矯情屈意扶王室於危亂之中旣乃潛結呂布使內應刺卓強臣授首百姓歌舞於道可不謂以勞定國者歟及卓部將李傕董合謀圍長安布招公以去公毅然曰蒙社稷之靈上安君國吾之願也不爾則奉身死之傕遂收公賴平陵令趙戩營葬獲與漢九廟君臣同遊地下今其梓里有公墓在焉可不謂以死勤事者歟公兼此二者則隨其所在置祠宇量事致祭以報功德於無窮固其宜也然余考唐開元間詔祀歷代忠臣於三國獨推武侯而宋太祖令有司次第忠臣勳業亦僅增漢壽亭侯桓侯而不及公夫西蜀君臣聲大義以討賊其功在王室不待言矣然當卓擅權之際漢祚綿延不絕如綫苟非公潛謀默慮驅入室之虎狠曹氏之運

焉如不預為卓有哉是則公之大有遺於漢而享祀之不容以終缺也余自承之於祁寤寐忠義卜地於西關之坎始搆堂而奠焉繼又請於學憲給公後裔頂服以奉祀事拜於墓築垣牆數武門一楹使樵採者不得近今者鳩工程事幸告竣矣恐歷久而忘其始末也爰作之記并勒一銘銘曰維公頴異一日千里定亂扶危勦奸擊宄功在宗社義嚴冠屨俎豆千秋永光享祀

東漢司徒子師王公大智純忠名昭天壤是為本邑文憲惜無專祠奉祀誠為缺典余來蒞祁邑始搆堂而奠焉又復請其後者以奉祀事業奉文宗令晉秩中州巡撫汪大中丞批允嫡支王繩武准給衣頂主管俎豆竊慮香火無資難期永久今查邑中社稷風雲雷雨等壇久經頹圮木石磚瓦一無所存即所在地基亦被挖土成坑壇墻缺陷而社稷一壇更為尤甚蓋皆因係官地無人照料遂至此耳今查風雲雷雨壇雖被挖土尚可平治耕種即交王公祠內令奉祀生暫行承種以為春秋蒸嘗之用並令看管壇地不許容人復行挖毀如後起者有意興衰重建壇宇亦覺易以為力也再有紫紅

鎮堡內察院地基亦復久廢如前今并附

重修祁縣儒學記

許嗣永

祁之學宮自嘉靖癸未改遷以來距今乙巳其年已逾二百其間興廢補壞因時修葺疏數不齊近則數年遠或數十年而一舉考諸碑記所載前此已有其四至歲戊戌則其五矣所可異者前之改遷也毀浮屠之像而處其宮旣違流俗破千古之惑而獨行其意矣豈徒以嘗一時之聾聵哉將以待後學尊先聖使先王之道久而益明異端邪說漸以滅息不得復流肆其毒以塗毀生民之耳目也是君子反經之事也而記者識不及此忘先王建學明倫之意雜取堪輿家言各條陳其經營措置之善若科第之多寡爵秩之崇卑專視此爲盛衰者旣以自多並以相誣此與惑於因果報應之說符呪厭勝之術者相去有幾噫亦可羞矣夫士學矣而有遇不遇遇矣而有顯不顯皆適然之事耳君子處之命且不言奚有於術故窮則爲孔孟達則爲伊周於吾性殊無加損故於吾身不爲榮辱用舍由人卷舒自我樂行憂違如是而已往訓具存何容外慕其外慕者皆儒而

小人者也且夫天下之邑莫不有學其號爲才藪者蓋不少矣試問其中之掇巍科登顯仕者果皆君子人與抑不能無小人與如皆君子焉則其經營措置信有靈矣如不能無小人焉是乃並使小人而得志者也是適自壞其文運也則又奚吉祥之有耶是故惡夫爲此說者爲其以利言也既以利則將何所不至哉彼捐輸之項非學識超然之士其黠者勉循大義實不能無希冀後福之心其愚者遂違反前言逡巡觀望甘冒吝名而不恥反不如其助修仙宮梵刹之爭先恐後也使人皆知學而不爲異教所惑其心亦何至顛倒迷謬若是哉

戊戌之冬故丙子舉人范子今陽城學諭聞予及其同務予先族兄者偕諸同志之士請於前邑令長洲姚公募輸重修予亦嘗與聞其事焉既而省親山陰留侍踰年至庚子初夏始歸而工已過半矣其時主出入之籍者則爲先族兄收貯則黃子儒與其胞兄鄉耆儁督工則故候選吏員范君榮錫若夫不時往來遇便即盡心力而助之則同事諸君子咸與有勞焉又閱數月而土木之工始畢然所輸之數先者已罄後者弗繼采繪未

及施也今年春前署邑事江都曹公復捐貲屬國學生段君等蒞其事而成之始告竣焉嗚呼方三子之為此舉也豈約不同莫不各竭其力以倡之而長洲姚公以始封之故且欲兼有事於祁大夫之祠於義均可謂得矣乃八年之中或歸或仕或遂奄忽以逝俱不克見其成而如所欲為惟餘一主收貯之鄉者於無可措力之中謂其事不可無紀也經營勒石屬予略述其始末以例命工鐫諸輸者之姓氏於碑陰既數日矣而未輸者猶不至焉何其鄙也然則人之度量相越豈真生而有膏壤之別耶學問之道不明而謀生之慮過熱也無足責也則亦無足書也已雍正三年十月甲辰日記

本邑補修風水碑記　　周來豐

嘗考河圖術說仰觀因重天文而海角名經俯察尤須地理盍山川孕秀必九宮列宿之相成都邑鍾靈定八卦五行之交應故鳳翥鸞翔之勢肇開文物名邦龍蟠虎踞之形恒蔚帝王佳氣其理若奇而究正其說似幻而彌真也顧造化生成雖云天事而轉移補救實藉人功如得牛眠而位極宰承陶侃之經營立效獲龍耳而

榮逢天子郭璞之指晝真奇王氏植槐三世簪纓若簇
范文修學一州軒溢如林固知延翰之通玄寧謂攙沙
之或爽雖我祁邑不暫祁奚食邑係漢王允故鄉星分
參井之墟地接沁汾之壤北枕恒嶽南絡太行上達京
師下通秦蜀昌源拱翳麓崎剖堂若人賢士挺生名公
巨卿輩出誠哉冀州勝地允矣晉城名區乃邇來科甲
少延雖追舊盛兼且仕途蹭蹬莫媲前徽豈曰人謀之
不臧乎良由地道之有缺耳幸逢　賢令雅意振興遂
集同人協謀修補訪高明於嶧北延風鑑於中都本儒

理之正宗究堪輿之奥妙椽指南而察山相觀樹臬以
定方隅周視郊原遍閱城市辨發龍於巽地看轉吟於
坤方疊巘嶙峋挹盤陀山之瑞靄層巒攉婁取紫紅鍾
之菁華曰芙蓉帳曰榜眼山奕奕聳相拱赴爲巽人舉
爲龍鴉嘴飄飄若作飛升脉起金星送長川而作勢河
名石佛繞縣帶以生情琴書端巖正當祿曜宮稿巍煥
已占吉星氣象之崢嶸無容改置溪山之秀麗何事增
移特巡瓊璞以周遊不免璧瑕之鮑臓見震地文星既
陷惜巽方魁宿尤卑於是建魁閣於高墉奉帝君於最

上使神筆點東南之水桃浪生春俾文光射左右之峯杏林煥彩將權衡柱籍擢芸窗盡上鰲頭須賜蕋書祈翰院同登虎榜且界西門而畜脉義取深藏挑中土以升流理惟厚聚離宮出水則水火成旣濟之功兌位藏風則風澤合中孚之象欲鼓羣龍之秀氣扶四柱以增高將培一邑之生機植千株而直上將見流青滴翠樹陰生帝閣之雲作浪龍烟柳色映魁樓之彩菁葱嘉木既潤色以文明縹緲瑶臺更騰輝而啟瑞自此人文蔚起科甲蟬聯着鞭者乘萬里風雲鑄功名於鐘鼎握綬者沐九天雨露紀事業於旂常且昌熾凝庥一邑咸登壽域豐亨衍慶萬民齊上春臺非調燮之宏功振修之大效哉總之理足自能移數人定可以勝天須知培植靈根之有方豈曰導迎英氣之無術雖扶衰起敝人傑兆使地靈而毓秀發祥地靈更教人傑此固聖人理陰順陽之遺教幽贊元功抑亦　國家移風易俗之微權明禪政治者也用紀更新之績以覘丕變之休

重修文昌廟碑記　　李現昇　邑人

蓋聞星降而爲官官返而爲神古之應列宿者如傳說

之托於其尾其明証也而文昌光曜紫垣尤其彰明較著者嘗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而晉志亦謂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乃今所傳文帝世譜十七世之大夫稱有可稽而陰隲一篇與夫蕉窓十則學士大夫家莫不凛銘座右於是崇其像而廟祀之由來尚矣鄉之震位舊有專祠創建於康熙六年歷年既久傾圮殆甚無以妥神靈而肅瞻拜爰與首事數人建議重修衆志僉同百廢具舉肯堂構而塗丹雘上閣下洞內外一十二楹鐘鼓門樓斯革斯飛較之前制煥然改觀矣是役也始於乾隆之丁酉迄庚子始告竣焉歲三禩有餘費千金不足廣爲募而克底於成是殆有天助非人力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曰使天下之人洋洋如在則今日之廟制輝煌享祀不忒是帝君之盛爲之也仍帝君之德爲之也是爲記

重修鎮河樓碑記

渠殿颺　邑人

賈令鎮舊有樓名鎮河巍巍然聳峙一方之巨觀也考之縣志明宣德間鎮人以斯地有驛署而鼎建之迨嘉靖丙申歲驛遷於縣斯樓亦頹敝將圮鎮人閻邦瀛袁尚

請寺僧衆更修前邑令李公春芳喜斯樓之新也乃名之曰鎮河閣纔芳作記載縣志中夫名緣義起斯樓命名之義安在蓋以祁地有昌源河源出武鄉胡甲山合沁州諸峪泉由六支豐源等村經縣西上段都而入於每六七月之間湍激洶湧澎湃汪洋沿河諸鄉田禾廬舍每被淹沒而且泄水者褰裳維艱自斯樓成而河患遠息鎮河樓之所係豈不重哉按之碑記斯樓重建於康熙五十三年高三丈目今地勢低窊又重修起建高九尺並修佛殿三間規模濶大更倍於前倡斯舉者太學生康禧旺偕衆糾首以其事請於邑侯陳公既允行而其時學博暨城守諸公無不稱善且同捐俸以助而本鎮及沿河諸鄉城中士民至祁人之在遠地貿易者無不樂襄厥事以底於成蓋事合人心故易爲力如此也或曰祁東南有麓臺上下憤諸山而西北迤邐平衍建斯樓以鎮之而氣脉乃見凝聚之處祁邑鍾靈毓秀人文蔚起未始非鎮河樓之力也余故樂爲記之以垂不朽云

神道碑

唐

夏州都督王方翼神道碑　　張說

貢玉禮神用之西序之器拾之南山之璞固然不有其珍也君子安命進之扞城之雄退之去國之老隤然不失其正也語夫杖運以行道屬辭以比德亦何代無其人哉公諱方翼字仲翔太原祁人王周之後也王子以敢敵受姓徵名以遁世爲名司徒之濟艱難義形漢室太尉之圖舉甲忠盡魏朝聞將濟所言則知尚書志功兄弟繼美覽周書所載則見潁川忠烈子姓皆封臣節譽揚於百代家聲藉甚於四海大王父司徒定公裴氏之乗也王父駙馬開府文公裕先朝之懿也考特進鎮公仁表皇室之甥也公門總四岳之靈帝子分五潢之氣是生時傑鬱爲人紀公雄姿沉毅勇犯之色處懷信厚坦招納之量識畧精斷達應變之權神守容靜堅不奪之節孝友內兆於免懷忠信外灼於既冠加以思參造化誠合鬼神文其詩書武其韜畧推此才也以從政焉永徽無遺矣夙遭家難哀過柴瘠京師號曰孝童王母同安長公主引貴遊之誠示作者之端今太夫人

徙居鄯堅儲無斗粟庇無尺椽公劬率備保肆勤給養
梁山出田疇松嶺墅一年而夏疇千畝二年而厦屋百
間[illegible]處約能久不亦仁乎在困能亨
不亦智乎秦族初始安定誅豪暴以青人察奸宄以
申宽異政三邊清風一變除瀚海都督府司馬以母疾
辭職爲妾將乘便遂從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王本立
上書理公國之惇孝不宜擯抑有詔徵還而親不待心
喪哀絕氣偏禮存詔御醫孟默朝夕診視免喪踰年偉
其俊立業成公東討新羅薦爲將帥詔公持節雞林道
總管軍停不行授沙州刺史未至改拜肅州以爲樓防
敵寇非重閑也乃大築雉堞嚴備樐械人知有恃戎亦
來威儀鳳歲河西盡蝗獨不入州境隣郡嗟稱提挈如
雲公傾私泉以貸之引瀲水以立礎舉火百至日晡千
人遂有芝草叢生豐年屢降人之詠德刊石存焉裴吏
部名立波斯實取遮匐偉公威厲飛書薦請詔公爲波
斯軍副使兼安西都護上柱國以安西都護貴爲庭
州刺史大城碎葉街郭迴互軍民縱觀莫究端倪三十
六蕃承風謁貢泊于海東肅鄉也無何詔公爲庭州刺

史以波斯使領金山都護前使杜懷寶更統安西鎮守
碎葉朝廷始以鎮不寧蕃故授公代寶又以求不失鎮
復命寶代公夫然有以見諸蕃之心播矣於是東薄嚈
首唱寇兵羣蕃嚮應蝟毛而豎公在磧西獻捷無虛歲
蹙車薄於弓月陷咽麪於熱海剿叛徒三千於麾下走
烏鶻十萬於城外皆以少覆衆以誠動天葛水暴長祭
撤而三軍涉渡葉河無舟兵叩而七月氷合由是士卒
益勇戎列益懼璽書下問皇靈遠爍遷夏州都督徵詣
奉天宮熱海之役流矢貫臂陴血染袖事等般輸帝顧

而知之親爲歔欷曰爲國致身乃吾親也妖賊白鐵余
據城平以反奉詔與程務挺討擒之善公有發石壞城
之計反風焚栅之感封太原郡公元珍寇邊受命討擊
公以無甲乃發思造六片木排袴鬬鈎解合晝爲虎文
比至關先與虜合戰若驅猛獸掌皐比莫之敵也胡馬
奔駭獲其二啜桑乾舍利兩部來降初公善書與魏叔
琬相常工射與趙持滿齊名帝每囑之賜比鳴鞶貫深
懸帳嘗獨行夜入有怪人長丈直來趣逼射而仆焉乃
朽木也太宗壯之授右千牛及持滿伏法暴骸公哀而

收葬爲金吾奏勍高宗義之釋而不罪履道坦坦多如此類爾將任帝夔龍爲國方虎天下膏潤羣生雲雨借哉不履借焉適傅嗣聖之際天后臨朝有凶人誣奏公竊后從兄常懷快快司刑御史傅文矯制不名舒法遷於崖州路至衡山寢疾捐館春秋六十三垂拱三年閏正月二十九日葬於咸陽原君子曰斯才也斯望也難乎免於斯之代矣周公聖而謗居平賢而放賈誼才而謫李廣勞而喪彼天命之糾紛此人情之惆悵神龍中興以陷酷吏例復官爵孝爲人極忠爲令德神之聽之

始枉終直信矣有子故光祿少卿璵今秘書監珣皆翦行純孝慎終思遠說少也嘗會友升堂今老矣豈能旌墓遷司漢籍感激論都尉之書邕叙彪情追美樹揚公之碣銘曰上德惟公氣秀才傑孝弘世美忠廣前烈甘月必照江河思矣難地必通將機先徹卓犖文藝崢嶸武節勤由宰邑借恂臨郡海女遊途山虵可問師律三總軍聲六振銳氣入營長雲出陣嚴肅將威烜赫天外玉弩方擎雲旗卷旆天道茫茫自古多傷功有西域身棄南荒易簀中路懸棺反藏寶刀生衣玉玦無光後有

24176

才子先賢不亡